

## 川海文心

## 河滩旧城寄乡魂

■赵利辉

听我爷讲，我们齐家里（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）人自古最擅长筑城盖庙。

先祖初来此地时，村庄还是一片汪洋。渭水自鸟鼠山发源，流经蜀仓和岐山地段时，已是浊浪滚滚。河水在五丈原下打旋旋，猛激起个浪头，原上就“哗楞楞”塌土。侵蚀日久，原愈发孤悬突兀，三面凌空。东边人称雁崖，雁飞此处亦要改道。西边是一层层台田，却只长蒿草和刺藜疙瘩。田高坡陡，牛马失蹄常摔死坡下，台田更不能耕种。北边倒有两道缓坡，大坡蜿蜒，小坡抄近。南山里的人从

北坡下原，往葫芦峪渡口坐船，才能到达渭河北岸。北岸始有大路，东出潼关，西通甘陇。先祖自山西大槐树下来，见水患频仍，就依山势择高而居，在秦岭一处山凹里落了脚。

到了清代光绪年间，渭水已无力和土原纠缠，河水渐渐地落了下去，原下裸露出几百亩的滩涂。这块土地上先是长出茂盛的芦苇，引来野鸭子在丛中下蛋，后来竟长出了荞麦和瘪籽的水稻。先祖再也按捺不住，认为那里才是真正的水宝地。他们下山在滩涂上开荒种地。新开的土地，南依秦岭为屏，北有渭水灌溉，比原来的山地要好很多。粮食逐年丰

产，娃娃们越生越多。为子孙计，先祖们商议，干脆搬迁到关中道安家。而在一块平坦的土地上生存居住，就得建一座坚固的城堡。先祖发现渭水退后，上游裹挟的大量淤泥在河床上还堆积了一块台田，地貌很像一个半岛。台田高陡，羊爬不上去，川道人称之为崖。崖三面凌空，壁如刀削一般，下临深沟，只东边与耕地相连。崖上平坦坦的，约有20亩空地，可纳千人临时居住。

先祖惊叹渭水的自然神工，水下已堆就了半座城，于是便因其地形地貌加以利用。筑城时就在三面绝壁下的沟中取土，这样既加深了城壕，又筑高

了城墙。那时候建城堡绝非易事，挖沟起土，全靠人出蛮力。齐家里人建的第一座城堡，是在一块方形土地的南北两边取土打的椽墙。这是因为筑城的虚土须极硬的木料夹持，夯瓷实才不会塌方。而再硬的椽子，秦岭里都寻得下。先祖们在地基埋入渭河滩石，拾掇停当，放线确定好城墙的长度。从第一段开始，他们挖窝栽两根粗实圆木夹杆，立好墙头梯，在墙头梯两侧和夹杆内侧各放一根椽，夹杆处用木楔固定，将墙头梯用吃绳绞牢。然后，挖土的洋镐队退下，由铁锹队往成形的四方槽内填土。待土填满，石锤队就跳进去往实里夯，虚处则由妇女持木榔头捶打。一层完毕，再依次安椽，把最下层两侧椽取出翻在上边，继续填土夯实。8根松木椽，两边各4根，轮番翻板，直到所需高度为止。四围城墙皆高2丈，南北壕沟便要挖4丈深，以满足东西城墙的用土。两道沟越挖越深，雨天积水，成了不可逾越的护城河。东西城墙外仍是平地，亦挖了护城河，城门和耕地之间垂有吊桥相连。城堡四面悬空，渭水环绕，便成了一座孤城。西山晚霞照在城墙上，土城似是金砖筑就，人们就叫它金堆城。

城门外修了大照壁，东门照壁上刻“东迎旭日”，西门刻“西送晚霞”。照壁是一座城堡的脸面，关中以厚朴为尚，忌讳高檐轻瓦。先祖怕倒了势，稳妥起见，在照壁下埋了13个碌碡做基础。这事给城外人留下了句谜语：“你从俺村城门过，说说碌碡哪里摆？”答对了就是乡党，答错了非奸即盗。城堡

修好后，各家都划定了庄基。村民盖房安居，白天去城外种地，夜里关了城门，就搂着婆娘娃娃酣睡。堡内连通东西官道，每日过往的人络绎不绝，有骑驴串亲的、赶大车贩枣的、挑粪桶的、箍瓮焯碗的、扛板凳磨菜刀的、持幡算卦的、收姑娘头发的、摇拨浪鼓卖针线的、持根打狗棒要饭的……

金堆城的名声渐渐传了出去，不料想引起了关东土匪的觊觎。他们的马快，在八百里秦川上驰骋，一晚上可在东边潼关和西府（陕西宝鸡及其周边部分地区）打个来回。土匪常是夜里袭击村庄，抢来的花包袱斜搭在肩上，赶天明逃出潼关，本省的征剿队就没法拿人了。1932年秋，一天夜里，齐家里城外来了一伙土匪。他们先派出一个头目，扮作村民，企图骗开城门。那人会说西府话，他对门内守夜的说：“走亲戚回来迟了，给弟娃开嘎门。”守夜的问：“你从俺村城门过，说说碌碡哪里摆？”那人答不上来。守夜人知是土匪来了，敲起铜锣，喊各家警戒。土匪恼羞成怒，在城外鸣枪恐吓。盘桓了半夜，放火烧了城外的麦草垛，才心有不甘地走了。旧年间乱世时，金堆城就成了附近村庄老少妇孺的避难所。

因为建城堡，齐家里出了不少能工巧匠，手艺世代相传。在我这一代人，齐家里已经组建了副业队。年轻人背起铺盖卷，离开故乡，一拨接一拨地外出打工。他们有的回来了，有的不愿意回来，就像永不回头的渭河水。2020年秋，连阴雨下个没完，齐家里东门外的照壁轰然坍塌了。人们从地基下果然挖出来13个碌碡，它们见证了一个村庄自古至今的变迁兴衰，如今遗落在齐家里的麦田中，像孤独的守望者，等候儿女们归来。



哺育

李海波摄

惊鸿

## 闲思随笔

## 理发师小秦

■江旺明

平日该理发时，我多是在离家不远的一处理发店解决。此店无门牌，人们习惯叫它无名店。店内没有绚丽多彩的装饰，只有简单的蓝镜、长桌、理发转椅、老式沙发和蜂煤炉子。但店里的徐师傅擅长剃刮技术，能招来四面八方的顾客，将那张老式沙发挤得满满的。

有一天，我推迟午饭错峰来到店里，却不见徐师傅，而是一位不满30岁的年轻师傅。他个子不高，皮肤黝黑，正在用条剪刀给一位女中学生理发。我问：“徐师傅在吗？”年轻师傅边理发边回答说：“徐师傅去城里抱孙子了，让我来顶替。”

听说徐师傅不在，我心里凉了半截，连忙转身离开。

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，年轻理发师傅只会吹、染、剪，根本不会剃刮技术。几

次刮须，年轻师傅的刀在我嘴唇上“见红”，让我捂着“带彩”的伤口回家，幸亏刀是一次性的，伤口没有感染。

午饭后，我又走访了城里的几家发廊，但未发现一家有老式理发转椅，也没发现一位像徐师傅那么年纪的老师傅。发廊内外绚丽多彩，理发师多是俊男靓女。我问：“会剃须刮面吗？”有的目瞪口呆，有的头摇如拨浪鼓，有的说如今不兴这个。

剃须刮面的习惯，促使我回到无名店试一试。

正好店内转椅空着。年轻师傅让我坐上，将一块白色披风系在我的脖子上，然后用梳子将我头上的“鸟窝”梳理一番。接着，他用条剪刀，用推剪推，剪发动作跟徐师傅一样轻柔。我心想，剪的功夫你倒是学会了，但最关键要看你的剃刮胡须技术如何。

洗头抹面之后，我回坐于转椅上。年轻师傅将转椅慢慢放平，让我的头枕在伸出的扇型木枕上，脚顶着踏板，身子直挺挺地躺着。接着，一条热乎乎的毛巾贴到我的嘴巴上，如同给我蒙上一块白色口罩。

大约过了1分钟，年轻师傅揭开毛巾，用小毛刷沾取桌上的肥皂泡沫，将其刷在我的嘴巴上下。接着，他开始用一次性剃刀剃胡须。啞的一声，他完成了剃刮第一刀。这一刀，让我感觉如鸡毛轻轻拂过般。一刀又一刀，不停地刮着，我感觉似有蚊子在嘴巴上爬行，痒酥酥的。他边刮边将粘有泡沫的胡须弹在地上，地上如同落下一朵朵雪花。年轻师傅刮面细致入微，一刀一刀地剃刮，整个脸孔到边到角，包括耳廓、耳垂一处不漏。我脸面积淀的层层污垢被一扫而光，刮面之后，脸上像揭去一层薄

纱，感觉格外舒适。

躺在转椅上，我舒服得昏昏欲睡，突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年轻师傅将转椅扶起，并将我的身子扶正。“好手艺，不错，有的地方甚至比徐师傅做得还好。”我不禁夸赞起来。

与年轻师傅攀谈，知道他姓秦，是徐师傅的第二代徒弟。去年他在山东济南一家理发店打工，今年徐师傅要去城里抱孙子，便请他回来顶替，他营业尚不到1周时间。小秦的好手艺，是勤学苦练出来的。他说，学手艺半年内，徐师傅一直让他站在旁边观看，不看的时候让他磨刀、练刀。为了练好刀功，他刮过葫芦、南瓜；为了手指轻柔，他时常用手手指夹着筷子练习。他还说，为了防止不卫生，如今不用磨刀，剃须刮面都是用一次性刀具。

我知道，剃刮技术并不值

钱。如果不剪头，剃须刮面或剃光头在我们那里一次只收5元钱。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勤学苦练剃刮技术时，他嘿嘿一笑说：“中老年人人都喜欢剃须刮面，我们这手艺不仅仅要满足年轻人的需要，还要照顾中老年人的需求。再说，剃刮这个传统手艺也得要人传承。”我高兴地回答：“你说得好，也做得好。”

前不久，我再次来到小秦处理发，发现店门更换了新塑钢门，店门上方悬挂了“大众理发”的镀金门牌，那里不再是无名店。进入店内，我发现店内安装了空调，更换了新转椅、新沙发。

理发完之后，我伫立于门口，凝视着熠熠生辉的“大众理发”四个镀金大字，我觉得小秦的这个门牌名取得好，是名副其实。他学习传承剃刮技术，回来顶替徐师傅，不正是为大众服务吗？